

悬疑馆

盗墓笔记

长篇盗墓小说

【李泉◎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最惊险刺激的探墓之旅
腾讯原创盗墓一个月悬疑排行榜排名第一的作品
被各大网站转载无数

DAOMU CAOSHOU

一部祖传的古老天书，揭开了尘封四千年的惊人秘密。



【李泉◎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盜為盜手

盗为盗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墓高手/李泉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113-0147-5

I. 盗…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825 号

●盗墓高手

著 者 / 李 泉

策 划 / 刘凤珍

责任编辑 / 杨 君

责任校对 / 志 刚

装帧设计 / 木鱼书籍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17 字数 220 千字

印 刷 /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147-5

定 价 / 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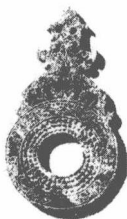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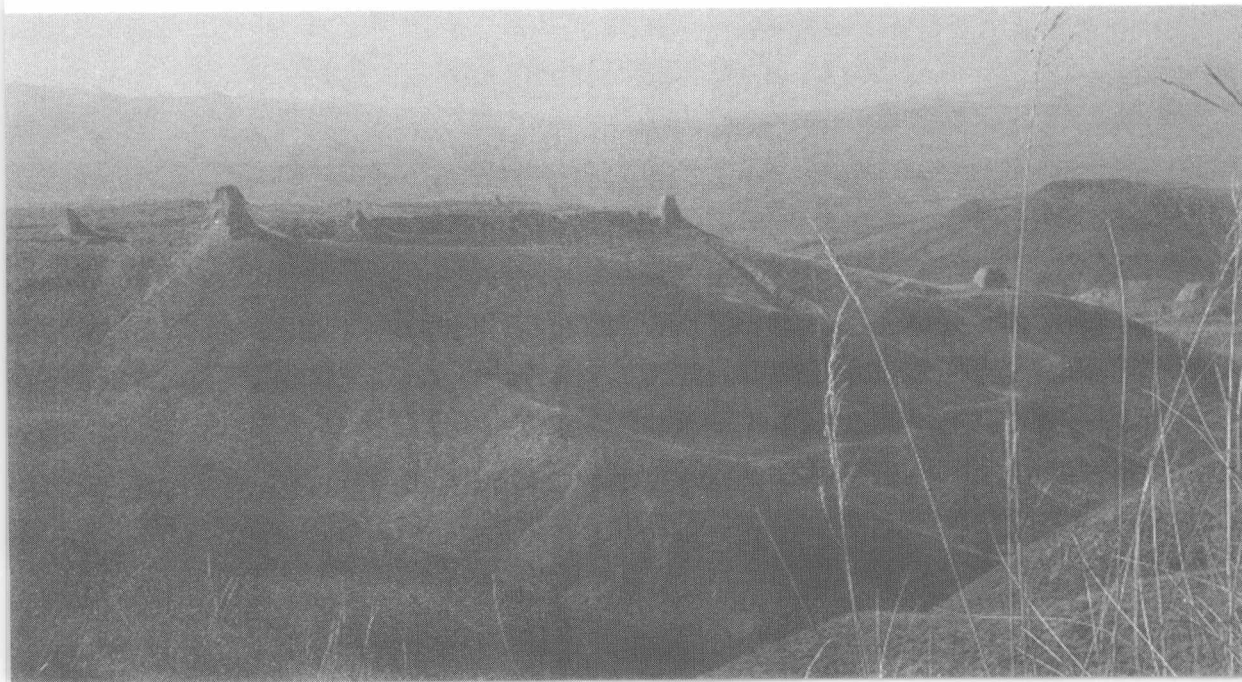
e-mail:oveaschin@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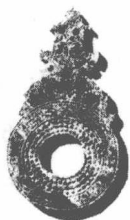
目录



盗墓高手
长篇盗墓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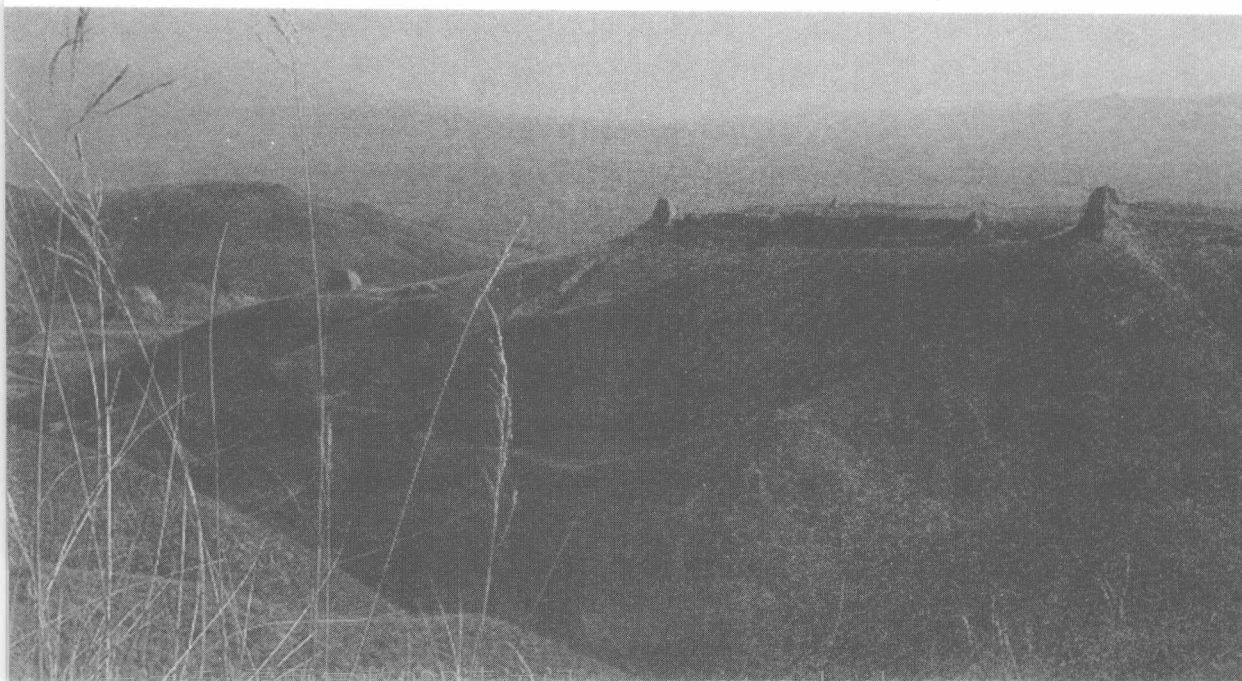
第 1 章	崂山道士、枇杷鬼	001
第 2 章	致命的错误	015
第 3 章	避水珠	025
第 4 章	活死人	036
第 5 章	一桩生意	047
第 6 章	脱手斩得小楼兰	056
第 7 章	玛瑙滩上的日蚀	067
第 8 章	死亡之海	078
第 9 章	迷失的地下王朝	089
第 10 章	赤乌族	098
第 11 章	知青怪闻	107
第 12 章	寻找尸源地	116
第 13 章	圣湖里的神庙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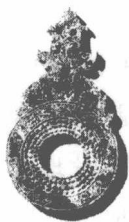




长篇盗墓小说
盗墓高手

第 14 章	六道魔窟	135
第 15 章	般若梵音	143
第 16 章	灯不点不亮	154
第 17 章	昆仑山下的野人沟	164
第 18 章	蚕盆	175
第 19 章	星云铜门后的日军	185
第 20 章	命悬一线	195
第 21 章	消失的小分队	205
第 22 章	人皮面具	216
第 23 章	六盘山下鬼门关	227
第 24 章	英雄难过落马坡	237
第 25 章	三十六铜人	246
第 26 章	照妖镜	256



第1章
崂山道士、
枇杷鬼

我爷爷小的时候，家里做的是钱庄和布匹生意，祖上是山东出了名的大户。当地的人流传过一个笑话：说是当年黄河泛滥，有一个乞丐，就是逃荒要饭的，路过我爷爷家门口，想进来讨碗饭吃，这家伙不懂事的很，擤了把鼻涕顺手就往朱漆大门边上这么一抹。被我爷爷的妈妈，就是我的太奶奶看在眼里，硬是拿个扫帚将那乞丐给撵出去了。

乞丐站在门口好一顿骂街，惹得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过来看热闹，后来有一个年长一些的老人看不下去了，就对那乞丐说：“你快走吧，你骂她，她也掉不了两斤肉。得饶人处且饶人，骂到天黑肚子又饿了不还得继续要饭吗？”这乞丐听了觉得有理，但突然觉得肚子疼，刚想在村头上的玉米地里行个方便，转而又一想：“娘的，老子有屎也不肥了你家这片地。”就憋着提着裤子走啊走，从清早走到了傍晚，才在路边的一片高粱地解决了。

出来时见有个路人，上前便问道：“小哥，这是哪个庄了啊？”



路人答道：“大刘庄！”

“嘿嘿！那这片地是你们庄上的吧？”

“后面老孙庄上的，这都是他家的地。”路人说的老孙庄，就是我爷爷的庄，爷爷叫孙广贤。而这片地，却还是我爷爷家的地。这一下气得这乞丐就提着裤子跳着高地骂，末了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唱：“哎呀！我的天啊！这家人不积德啊！老天你也不长眼啊！咋偏偏叫我肥了他家的地啊？！”

当然这是大家茶余饭后戏谑调侃的笑话，多少带着点有钱人“为富不仁”的味道，但实际上我家的人并非如此。

爷爷从小喜欢读书，尤其是神怪一类的书：《搜神记》、《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等，能看的全都看了，不能看的他也看了。凡是小孩都有一个共性，模仿能力特别强。爷爷看着看着就学起书里的人物，比如说哪吒，爷爷就腰里系着条红绸子（反正家里是做布匹生意的，偷着拿两匹都没人知道）就当“混天绫”了，脖子上戴着个长命锁（银质的，在咱们中国不管南北都有这讲究，希望小孩戴上它长命百岁的意思）就当是“乾坤圈”了，觉得不像就再戴上个炉圈子……手拿一条破木棍，成天就在院子里舞来舞去的。不知道那时候他的“风火轮”怎么解决，反正后来我小的时候听爷爷这么说，我就觉得很遗憾。我给爷爷说，听说有个东西叫旱冰鞋，如果那个时候你有这玩意儿，把它穿在脚上，洒上些汽油，拿火柴一点不就更像哪吒了吗？每次我一提这个建议，爷爷就朝我吹胡子瞪眼，但我在懂事之前却一直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

爷爷十六岁那一年，看书看得入了迷，放着好好的家里的生意不做，哭着闹着要上崂山去当道士。比我还惨，每次他提出这个自己觉得很不错的主意的时候，招来的就是他爷爷的一顿数落，再不就是他爸爸的一顿打。可这个想法并没有因为每次被打过之后眼泪的蒸发而蒸发，而是历久弥坚，促使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逃家。

据他回忆，他逃家的那天是个大晴天。他头一天晚上就收拾好了



行李，将行李偷偷地藏在了去家里开的钱庄必经之路旁边的玉米地里，第二天去钱庄的路上就拿着行李飞也似的逃了。

他走了几十里的路，又乘了一段马车，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到了自己仰慕的崂山脚下。崂山是胶东半岛的主要山脉，古话道：“泰山云虽高，不如东海崂。”至于他为什么偏偏选择崂山，我想第一就是崂山离他家近，这第二看过《聊斋志异》里《崂山道士》这个故事的都知道的。崂山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家的道教名山，相传秦皇、汉武都曾到这里求仙，山上有“太清宫”，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太上老君”也是在这得道成仙的。这山上最盛时还有过“九宫八观七十庵”，那时山上的道士多得数不清，张三丰就曾在这里修炼过。当然来的不一定是皇帝，就像我爷爷；在此地的也不一定是神仙，就像他拜的这个师父。

爷爷走到了崂山脚下，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将爷爷淋成了落汤鸡。爷爷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在一个小山头上发现了不远处的一棵参天古松下，坐着一个闭目养神的老道，于是就忘了下雨，躲在一棵小树下远远地看着，不敢近前。谁知道刚看了一会儿，只见那老道拂尘一挥，雨竟然停了！老道抬头望了望天，得意地笑了笑。他发现爷爷在这里不知道看他多久了，有些恼怒，就向爷爷这边走来，在不远处的一块巨石上站定，对着爷爷喝道：“呔！何人到此搅扰贫道修行？还不快快下山去！”

爷爷吓了一跳，但只见这老道轻步如飘，鹤发童颜，身穿青布道袍，手拿一柄拂尘，一缕花白的胡须胸前随风飘着，头上戴一顶莲花冠。知道自己这是遇到仙人了，赶紧又惊又喜地跪了下来，诚惶诚恐地说道：“禀师父，我乃是上山拜师学艺来的，姓孙，名广贤，字孝亲。方才突然下雨，上山躲避，未曾想搅扰了师父，实在有罪！但请师父看在弟子诚心学艺的份上，收了我吧！”

“嗯？！”老道用手指在长袖里算了一算，对着老天打了个稽首说



道：“无量天尊！也罢，也罢！该着咱们两人有缘，贫道就收你为徒……”话还没说完，爷爷便欣喜若狂地在地上磕起了响头，边磕还边不住地说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从此以后爷爷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着这道士学上了，道士对爷爷说，自己是全真派第七十九代弟子，名叫“薛令德”，号“正阳子”。既然爷爷拜他为师，就理应给爷爷取个道号，就叫“赤炼子”吧！爷爷高兴得不得了，对着师父又是一顿三跪九叩。正阳子修行的地方不是崂山上，而在崂山脚下一个小山上，那里有个山洞，用师父的话来说，这里真乃洞天福地也。

爷爷跟着正阳子学画符，学炼丹，学周易八卦，学天文地理。爷爷学知识喜欢追根问底，但逐渐发现师父并不是对这些东西都能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可爷爷并没有怀疑师父，那时候这个道士还收学费，每个月要爷爷一块大洋，爷爷从家带了一些大洋，足够他学个三五年的了，也就没多想。

一日，师父正在教爷爷“六十四卦金钱课”，师徒俩人正值演绎之时，忽然从山下上来了个小伙子，还没到洞口就喊：“道长救命！道长救命！”

师徒俩正面面相觑之时，小伙子已经立在了外面，爷爷用师父教他的“六十四卦金钱课”演绎了一下，却是算不出什么来。而师父则闭着眼睛早已用手指在袖中掐算起来，此一招叫做“袖里乾坤”，将手指的每一个关节按八卦排列分别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依次类推进行计算，因古人袖大，故名曰“袖里乾坤”。只见师父微微皱了皱眉头，还没等他说话，小伙子就等不及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我说道长，我是山下平秋湖上官庄的，我家主子是上官庄的大户上官崇良，现在庄内出了怪事，主子叫我来请道长下山擒妖的，您快快跟我走一趟吧！”

“不可，此事尚有蹊跷，待俺来掐指再算一卦。”师父闭目道。

“还算什么啊?! 都出了几条人命了，我家主子说了，您要是肯下



山，先送您十块大洋，能了了这事儿，再送您二十块！”

“哦？啊，呵呵，那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徒儿，为师带你一起去见识见识。”爷爷听了眉开眼笑地和师父跟着小伙子下山了。

到了平秋湖边上的上官庄，已经是傍晚了。正阳子以前经常来这里云游化缘，庄上的大户上官崇良待他不薄，两人颇有几分交情。见正阳子被请了下来就上前恭敬地唱了个诺，赶紧吩咐下人端茶倒水，饭是早已做好了。正阳子和爷爷肚子早已咕咕叫了，哪里管得了许多，饭菜端上来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罢一抹嘴，正阳子呷了一口茶，只听上官崇良哽咽着说道：“前些日子我儿子刚娶了庄上东边的大户张不二家的小女儿，前日里的一天和家仆上湖里去钓鱼。湖心有个小岛，他们闲来无事就登了上去，后来听晚归的渔人说，岛上传出了几声惨叫，甚是吓人，从此我那苦命的儿子就再没回来。”说罢用手擦拭着眼泪。

“哦？”正阳子感觉有块肉塞进了牙缝里，此时正在剔牙，根本没听明白上官崇良说的意思，见他半天都没说话，这才知道他已经说完了。

“师父，您听进去了吗？”爷爷在正阳子耳边问道。

“无礼！噃！”正阳子打了个大大的“饱噃”，将爷爷喝到一边去，然后面带谄笑对着上官崇良说道：“报了官府了吗？”

“道长，平日里您上我庄上化缘，我上官崇良待您不薄吧？对不对？现在我儿子生死未卜，您出家人虽说是图个清静无为，早上‘三清’，但您也不能对这些事情坐视不管哪！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衙门前的芦苇都三尺多高了。唉！”上官崇良所说的“三清”，乃是道家修为的三重至高境界，分别是“玉清”、“上清”、“太清”，其中犹以“太清”是神仙之所，无为之境。

“这个嘛！哎？”正阳子一拍大腿问道：“对了！那崂山上太清宫里的道长你可曾派人去请过？那可都是真正的得道真人啊！”

“唉！派去了十几个家丁请他们，都以闭关修行为借口，不爱蹉这



摊子浑水啊！”上官崇良越说越激动，禁不住老泪纵横。

“您看啊！我这下山下的急，法器什么的都没带，俺再回山上一趟，待俺再上山一趟，将它们悉数带来，咱们再从长计议！您觉得呢？”正阳子听见连太清宫里的真人都不敢下山，天晓得湖心岛上有什么妖魔鬼怪，赶紧找个借口准备回去。

“老天爷啊！您是想让我们上官家绝后啊！”上官崇良明白了正阳子的意思，忽然杀猪似的嚎啕了起来，顾不得旁人在了，把个肥胖的身体扑倒在正阳子脚下，死死地拽住他的道袍不放，旁边的家人和家丁见状也都齐刷刷地跪了下来，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乞求着正阳子。正阳子正在纳闷，怎么自己忽然变成老天爷了？但凡是人都喜欢被戴高帽，被上官崇良这么一求，就觉得自己有些轻飘飘了。

“老爷！老爷！我回来了！”正阳子正在为难，忽见外面院子里跑进来一个家丁，手里提个包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早给你说了！请不到真人就别回来，你一人回来有甚用？！”上官崇良的脸像八九月的天，风雨不定，说停就停。

“都请遍了，听说此事没一个敢来的！”家丁傻头傻脑地说道。

“呸！不就是几个小鬼嘛？什么没一个敢来的？我看他们是枉做了出家人！”上官崇良的小眼睛将家丁一瞪。

“是是！”家丁知道失言了，连忙应声道。

“钱呢？”

“我都带回来了，五十块大洋，一分不少！老爷您看！”家丁把包袱打开，将里面用红纸包着的白花花的大洋给上官崇良过目，此时正阳子也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些大洋，但出身大户的爷爷并没放在眼里。

上官崇良偷偷地瞅见正阳子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就赶紧问道：“道长，道长？”

“哎，啊？！”正阳子六神无主地心思还在那堆银子上呢！

“您看就那么几个小鬼，兴许还不是小鬼，只要您去做个道场，将我儿子找回来，这些银元都归您还不算，我另有厚礼！”



“这个嘛！”正阳子眼珠子骨碌一转，“那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俺倒要看看，那湖心岛上到底有什么妖孽！”

上官崇良赶紧派两个家丁一起去，四个人一起到了湖边。据爷爷回忆说，当时正是暮秋时节，整个湖面如明镜一般。两岸残败的垂柳被萧瑟的秋风拂着，傍晚的平秋湖带着冥冥的薄雾映照着最后一抹晚霞。

爷爷有些不祥的预感，但是又说不出为什么，只是觉得浑身发冷。师徒两人上了船，家丁就一前一后摇着橹向湖心岛划去。远远望去，湖心岛周围的雾更浓，隐隐约约地还传来一阵阵怪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岛上惨叫一般。两个家丁哆哆嗦嗦地划到了岛边，还没靠岸，就不敢划了，让正阳子和爷爷下去。爷爷和正阳子也是无奈，为了那些白花花的大洋，只好蹚了过去。

据庄上的渔人讲，这岛上多少年都没人来过了。一到夜晚，岛上就起大雾，晚归的渔人还时不时能听见有些声音从岛上传来，有时候像是窃窃私语，有时候像是声音嘶哑的女子在唱歌。

正阳子和爷爷自从上了岛，就总觉得有双眼睛在深处盯着自己，头皮一阵阵地发麻。忽然听见不远处的浓雾里传来一阵幽怨的歌声，弄得正阳子心神不定，赶紧在心里默念“定心咒”。爷爷还是个少年，却是没什么事，只是害怕得很，拽着正阳子的道袍躲在他背后往前走。

正阳子以为那上官家的少爷藏到了岛上私会情妇，想着赶紧将他找回来拿银子走人了事，就循声过去。说也奇怪，岛上的树的叶子全都掉得干干净净，像被人撸光了一样，树枝上连个把儿都不留。

两人越往前走雾越浓，不知不觉在浓雾中隐约看见前面五六步远的地上兀地隆起一块来。爷爷拽着正阳子的衣角一步步地往前挨，等到了跟前方才看清楚，原来那是一座坟。

一座坟，孤零零地在瑟瑟秋风之中盘踞于这个岛的中心。坟的周围长着几棵已经枯死不知多少年的古木，细一看原来是几株核桃树。

这核桃树也不知是谁种在这儿的，上面仅存的几颗核桃就在爷爷



的头顶。爷爷抬头望去，隐约中见那核桃干瘪的皱皱巴巴，就像老太太的嘴一样。

树上的藤原本应该是青的，现在却变得像扭曲了的牛皮纸似的又枯又黄。偶尔一阵阴风刮过，树上仅有的那么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

正阳子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四周，再看看这个坟，掐指算了算，皱着眉头自言自语道：“天罡乱位，地潜无常，奇怪，奇怪！”

“师父，奇怪什么？”爷爷问道。

“你看着天上的天罡星，你再看看这地上的孤坟，这上面犹有一股邪气直冲天际。”正阳子皱着眉头退后了几步说道。

爷爷看了半天，却什么也没看出来。

正阳子围着孤坟转了一圈，发现此坟无碑无牌，就连个香火台之类的也没有。正阳子正欲说什么，忽然爷爷“哇”地一声大叫：“师，师……”指着他俩的左前方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是什么是？是人是鬼？”正阳子看银子看的真真切切，看其他东西就老眼昏花。

“人，人头！”爷爷此话一出，两人皆吓了一跳，待定神望去，左前方不远处铺满腐烂的树叶的空地上，确实摆着几个黑乎乎的人头！正阳子回身捂住了爷爷的嘴，师徒两人悄悄地往后退着。忽然爷爷感觉自己的脚踩在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上，还没等回头，只觉得身后一下子起来了一个东西立在后面。借着月光回头一看，顿时就尿了裤子。只见一个身穿沾着斑斑血迹的白衣的女子好像是从坟里钻了出来，立在身后，长长的头发已经快拖到脚后跟了，脸上根本没有五官，滑溜溜的像个鸡蛋似的。

正阳子回头一看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琵琶鬼”。其实它的本名应该叫“枇杷鬼”，就是因为它没有五官，脸像个枇杷似的，所以才由此得名。正阳子只是听过此鬼的传说，它喜欢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是死前郁积了很大的怨气的女子变成的，善唱歌，那上官家的儿



子想是被她歌声所感而登上岛的。一般它只出现在南方，谁知竟让师徒俩在北方遇见了。正阳子见女鬼伸出钢叉一般的手指向自己抓来，连忙抛下爷爷飞奔而去。女鬼见抓不着正阳子，就转身向爷爷扑了过来。

正阳子不知怎么的跑到了那摆着人头的空地上，只见那人头一共有八个，按着九宫八卦的方位摆在一起。正阳子明白了这是女鬼摆的“人头桩”，估计是她用来为自己做仪式用的。神、鬼中间隔着一个“精”，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鬼，有神，更有各种“精怪”。比如封神演义里的“狐狸精”、“琵琶精”、“桃精柳鬼”，这些都是某些东西汲取日月精华，日积月累以后成了“精”的。这女鬼肯定是不能轮回，也不能成仙了，她可能是想用这个桩，使自己超度，成为“精”。

眼前那几个人头摆在地上，其中有一个看样子是前几天死的，而且梳着偏分，应该就是上官家的儿子无疑。还有几个都戴着道冠，正阳子这才知道自己被那上官给涮了，不是什么请不来真人，而是请来的真人都再也没有回去，其他的人谁还敢来？他们的眼睛都被挖了出来，成了两个血窟窿。脸色铁青，嘴张得大大的，里面含着忽明忽暗的鬼火，七窍都有血迹，看样子是被女鬼吓死的。要说捉鬼，爷爷跟正阳子也不是没学过，有几次师徒两人也是给别人捉过几次小鬼的，可鬼和鬼不同，就像人与人不同一样，能力大小都有区分，眼前这个女鬼的威力就非同小可。

正阳子心想上官崇良嘱咐过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空手回去肯定是拿不着钱。就趁爷爷围着一棵大树跟女鬼绕圈子的时候，上去抓起那个新死的人头就往岸边跑，也不管爷爷不断的呼救声。

爷爷围着树转的圈多了，开始头晕起来，见师父往岸边跑去，也连忙跟着师父跑去。谁想脚一软，便一头栽到了地上。那“枇杷鬼”见状叉开五指插了过来，爷爷吓得往树下一滚，那“枇杷鬼”也往爷爷身上插去，吓得爷爷靠在了树上。眼看“枇杷鬼”如鸡蛋一样的脸上忽然裂开了一个口子，向耳朵根裂去而且越裂越大，里面露出了白



森森的尖牙，一条又长又尖的血舌头伸了出来，两只手掐住了爷爷的脖子，张开血盆大口向爷爷的喉咙咬去。爷爷心想反正也活不成了，就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忽然爷爷觉得掐住自己脖子的手松开了，睁眼一看正阳子正站在枇杷鬼的身后，用拂尘套住了它的脖子，使劲向后拽，边拽边朝爷爷喊：“徒儿快跑！快跑！”

枇杷鬼抓着拂尘往后转，正阳子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后拽着，枇杷鬼往左转，他就往右转；枇杷鬼往右转，他就往左转。

“你还不快跑！”正阳子瞪大了眼睛朝爷爷吼道。

爷爷顾不上许多了，撒腿朝岸边跑去，边跑边朝正阳子喊：“师父，我在船上等你！”

可爷爷回头的那一刹那，看见正阳子已经摔在了地上，正阳子见枇杷鬼要去追爷爷，他一把抱住了枇杷鬼的腿。枇杷鬼的腿是不能弯曲的，被正阳子这么一抱，顿时失去了重心也倒在了地上，它转过身来就死死地掐住了正阳子的脖子，张嘴就朝正阳子没头没脸地啃去。

虽说正阳子平时见钱眼开，但是从刚才他救爷爷的那举动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个见利忘义之徒。爷爷又转身向枇杷鬼冲去，只听正阳子在地上疼得大喊：“快！快拿透骨钉……”话没说完就被掐得将剩下的话咽了下去。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爷爷就地捡起一块石头，掏出透骨钉跑到跟前对着枇杷鬼的头顶“当”地一声就钉了进去，顿时闪出一道金光，刺得两人睁不开眼，爷爷的虎口也震得发麻。只听它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倒在了地上。那透骨钉是一种法器，大约有一尺长，在佛教和道教的典籍里都有记载。据说最早是从印度随佛教一起传到了中国，后来随着各种宗教学说的融会贯通，连道教也用起了这东西，茅山道士出门做道场时必备的，鬼怪被这钉子钉入了天灵盖，都会永世不得超生。爷爷曾经问过这透骨钉的用处，正阳子也没对他说过，现在见被钉子钉进了天灵盖的枇杷鬼躺在地上，霎时间化做了一滩血水，



顿时明白了它的用处。

再去看正阳子，他的左脸颊已经成了一个血窟窿，被活生生地啃掉了一块皮，露出了里面的牙齿，胸前也被抓得血肉模糊，样子甚是骇人。

爷爷将奄奄一息的正阳子扶上船，等在船上的两个家丁吓得连看都不敢看就摇起了橹。爷爷将正阳子扶着躺下，自己在包袱里翻找着云南白药。却只听正阳子用手捂着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徒儿，你，你过来，为师有话要对你说。”

爷爷将药找了出来，到他跟前准备给他洒在胸前，却被他一把抓住：“不要洒了，没用。”

“师父，洒上就好了，您老不会有事的。”爷爷想起正阳子刚才只是为了救自己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心里愧疚得要死。

“为师的大限已到，洒什么都没用了。”正阳子微微一笑了一下，将衣服慢慢地扯开，只见他的心口处已经被掏了一个大窟窿。爷爷拿着马灯一照，顿时吓了一跳，胸腔里面的心已经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黄纸！正阳子以前给爷爷说过，自己无心也能活，爷爷一直以为他是吹牛的，却没想到他竟和封神演义里的被狐狸精吃了自己的七窍玲珑心的比干一样，靠姜子牙的那道符才活下来。爷爷想起刚才钉那枇杷鬼的时候，见它好像是在嚼着什么东西，却没想到就是正阳子的心。正阳子接着说：“为师这一辈子爱财如命，除了这点雕虫小技，其实根本就没什么真本事，唉！”正阳子话还没说完就被爷爷打断了。

“师父骗我，师父本事通天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爷爷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那天我来拜师，亲眼见您在那里盘腿而坐，一坐就是好几个时辰，动都不动一下。”

“唉！为师那是在树下出恭，什么盘腿而坐！呵呵！”正阳子回光返照，意识忽然清醒起来，笑声也爽朗了许多。

“那，那您后来用拂尘朝天上一挥，雨怎么就停了?!”爷爷顾不上擦眼泪了，瞪着眼睛望着正阳子。



“我哪里知道它怎么就停了？我也纳闷啊！”正阳子苦笑道，见爷爷一脸的惊讶，就抓住爷爷的衣服给他说：“徒儿闲话莫说，为师有事要嘱咐你。为师小的时候和你一样上山求艺，那山上的真人见我天资愚笨，没一个愿意收我的。后来为师跟着一个云游道士学了点皮毛才混到现在，其实根本没什么本事。为师这一辈子就爱那黄白之物，死也就死在一个‘财’字上，想来也是活该啊！咳咳！”正阳子没说完就咳了起来，一口口的鲜血吐了出来，看来是被那枇杷鬼伤着肺了，他待气血初定，接着说道：“你要记住为师的话，这一辈子都别去爱那些黄白之物。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却是毫无用处。”

“师父，我记住了！”爷爷咬着牙说道。

“还有，我又没告诉你透骨钉的用处，你方才是怎么知道它是用来钉那枇杷鬼的天灵盖的？”

“我也不知道，只是忽然觉得既是透骨钉，就应该往它头骨上钉，天灵盖是人的要害，想必也是鬼的要害吧！”

“好！为师习道一生，却不及你一朝悟道。你天资聪慧，为师就将这本《上古神怪录》传与你。相传大禹定了九州，铸九鼎，刻各地神怪于上，以示天下之人。后来九鼎不知去向，只是他的臣子包树娅将鼎上的内容抄录了下来，才在这四千多年后传于我手。险些被我这无用之人带入土中，现在幸得吾徒，咳咳……”话未说完正阳子又是几口鲜血喷到了地上。

“徒儿，你交与为师的每月一块银元为师并未全然用尽，剩下的藏在洞里为师的铺盖底下。你须铭记为师的话，好生悟道，习读此书，也许有用得着的地方。为师、为师这就去了……”正阳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瞪着眼睛将最后一句话说完，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驾鹤西去了。

爷爷顿时嚎啕大哭起来，摇橹的家丁也禁不住潸然泪下。爷爷料理完正阳子的后事，已经无心再学，就回到了家。自此爷爷只是专心研读诗书，将金钱看得很淡很淡，以至于祖上传下来的基业到了自己